



从黄埔 到草山

蒋介石沉浮岁月

下册

尹家民 / 著
华文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延安消息：红色外交正式开始	(1)
蒋介石坚持要撤换史迪威	(1)
延安向记者团敞开大门	(4)
毛泽东、周恩来与谢伟思长谈	(7)
蒋介石反而如坐针毡	(13)
赫尔利被中共“救护车”接走	(15)
毛泽东给罗斯福打“收条”	(18)
赫尔利无功而返	(23)
“谢伟思”们经历了太多的艰难	(26)
第二章 毛泽东与蒋介石的历史性合影	(30)
俩人相见如搬山一样困难	(30)
周恩来替毛泽东干杯	(33)
拉锯式谈判	(36)
突发的李少石血案	(41)
第三章 血与火中的最后一搏	(45)
“佩剑将军”在行动	(45)
傅作义终于撞了南墙	(49)
傅作义等为何被列为战犯	(53)
失败者眼前的光明	(56)
策反程潜	(60)
陈明仁惠州识周公	(64)
周恩来再度相助	(68)

莱芜战役中的“秘密武器” (73)

第四章 毛泽东的胜利与蒋介石的危急之秋 (79)

连美国人也开始骂蒋介石是无能政府 (79)

周恩来与蒋介石的最后一面 (81)

蒋介石只有靠炸弹和延安说话了 (84)

中共领袖进京“赶考” (89)

蒋介石寄希望于几十万残兵 (91)

捉蒋计划与替身之谜 (94)

第五章 蒋介石苍凉回眸 (98)

最后一次军事大会 (98)

蒋一听“和”就火 (101)

淮海大战使蒋乱了方寸 (102)

西湖醋鱼也没有胃口 (106)

宋美龄在美碰壁 (110)

何应钦反蒋的火花一闪 (112)

何应钦组阁 (114)

告别墓地 (118)

第六章 “解放区”的天 (121)

刘善本起义之后 (121)

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 (127)

张治中家眷从天而降 (130)

“太原朋友”在召唤 (133)

周恩来给李宗仁带话 (139)

“四可”只需“一可” (145)

第七章 黄金与比黄金更贵重的争夺	(153)
毛泽东仍想严惩蒋介石	(153)
无人相信李宗仁的打算	(159)
蒋介石兵败如山倒	(163)
中共领袖们致力发展制空权	(169)
蒋介石逃命不忘黄金	(171)
人才争夺与人心向背	(177)
第八章 苏联与美国：两大“后台”	(183)
毛泽东外交的三大政策	(183)
美国曾打算“废蒋立陈”	(191)
开国大典与“避寿”	(198)
司徒雷登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202)
蒋介石静观“白皮书”	(208)
美国曾想把台湾从中国分离	(212)
派出去与打进来	(215)
第九章 蒋介石死守金门	(222)
程潜、陈明仁感慨往事	(222)
蒋介石听到的都是“背叛”消息	(226)
蒋介石担心苏联的原子弹	(232)
两个当事者竟是表兄弟	(239)
胜利之师受挫金门	(245)
第十章 1950年元旦之后	(252)
蒋介石真能接受历史教训吗	(252)
中共发展海、空军	(256)
争夺海南岛	(260)
舟山、海南岛相继解放	(264)

蒋经国派出密使回大陆·····	(269)
第十一章 援助者内幕 ·····	(273)
朝鲜战争爆发的那一天·····	(273)
艾奇逊否决蒋介石出兵朝鲜的请求·····	(277)
麦克阿瑟背着总统去见蒋介石·····	(283)
毛泽东只好改变攻打台湾计划·····	(290)
美国屡拒台湾出兵的深层原因·····	(294)
北面停火,毛泽东重提“解放台湾”·····	(298)
第十二章 中美间的秘密会谈 ·····	(303)
毛泽东再度提起“解放台湾”·····	(303)
所谓“神的谕示”·····	(307)
艾森豪威尔要蒋介石放弃大陈等岛·····	(312)
中美之间开始了大使级会谈·····	(317)
第十三章 中共对台政策的重大调整 ·····	(324)
毛泽东多次呼吁与蒋介石第三次国共合作·····	(324)
蒋介石决不容忍“亲美派”拆台·····	(327)
章士钊携中共给蒋介石的信·····	(333)
蒋介石派往大陆的和谈密使搁浅·····	(338)
第十四章 用炮弹对话 ·····	(342)
毛泽东推迟炮击时间·····	(342)
赫鲁晓夫另有打算·····	(346)
林彪建议跟美国通个气·····	(349)
蒋介石侥幸躲过金門炮战·····	(352)
美国总统已被炮击弄糊涂了·····	(356)
奇特的“隔日打炮”政策·····	(361)

谁泄露了炮击消息·····	(367)
杜勒斯访台·····	(371)
第十五章 西藏风云 ·····	(377)
毛泽东发出进军西藏的命令·····	(377)
蒋介石空议西藏问题·····	(381)
毛泽东强调进藏对个人无所谓好处·····	(385)
张将军拜会达赖喇嘛·····	(389)
达赖突然要见毛泽东·····	(392)
西藏局势恶变·····	(396)
美国事事都想插手·····	(403)
第十六章 特赦战犯 ·····	(408)
“特赦”的酝酿过程·····	(408)
再生之狱·····	(411)
终于又能坐在一起·····	(416)
杜聿明的特殊感受·····	(422)
第十七章 国民党特务潜回大陆 ·····	(427)
蒋介石派遣“游击队”·····	(427)
蒋介石制定“国光计划”·····	(432)
周恩来让王炳南探知美国的态度·····	(434)
“水鬼”和“飞贼”全部落网·····	(437)
第十八章 “密使”在行动 ·····	(443)
苏联“密使”首赴台湾·····	(443)
中苏决裂的由来·····	(448)
蒋介石关注着“密使”的一举一动·····	(454)
柯西金打给毛泽东的热线电话被挂断·····	(459)

苏“密使”与台“新闻局长”再晤维也纳·····	(463)
在苏联企图打击中国前,尼克松巧透机密·····	(470)
搭线人路易斯失约·····	(476)
勃列日涅夫终于没敢撒动核按钮·····	(480)
第十九章 恩怨远去 ·····	(485)
毛泽东让斯诺捎话给尼克松·····	(485)
蒋经国在美遇刺·····	(490)
蒋介石痛惜没有与林彪建立内线·····	(494)
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	(497)
蒋介石先期退出联合国,以保面子·····	(502)
毛泽东与尼克松关于改变世界的对话·····	(505)
蒋介石死了,他的时代结束了·····	(510)
后 记 ·····	(515)

第一章 延安消息： 红色外交正式开始

蒋介石坚持要撤换史迪威

欧洲战场已是一片胜利的曙光，中国还在黑夜中受难，国民党正面战场屡遭败绩。

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热衷内战，使在华的美国官员恨铁不成钢。失望之余，一部分美国人将目光转向中国共产党。中共方面为了打破国民党的全面封锁，回击蒋介石的反共宣传，维护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团结，也曾向美国方面吁请其派人访问延安。1942年8月6日，周恩来致函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居里，提出请美国派一位代表或几位代表访问延安。1943年1月23日，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周恩来的邀请，并建议“派美国代表访问共产党地区”。他认为：“这种访问对我们会有大益处，会使我们对共产党方面的形势有个广泛和实际的了解。”6月24日，戴维斯向史迪威提出报告，建议派出一个观察团并在延安设立一个领事馆。理由是，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苏联将来进入中国将起到某种联系作用。报告指出，惟一到过共产党地区的美国官方观察员，只有卡尔逊上尉。他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美国在延安开设领事馆的，但出于军事需要，派观察团则是可行的。他的建议当时并未得到答复。开罗会议之后，戴维斯于1944年1月15日再度建议派观察团去延安，他给史迪威的信中写道：

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事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从那个地区开展

一些有限的行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活动做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做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俄国的趋势,同时又能遏止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因此,蒋委员长自然要反对美国派观察员去共产党中国。通过通常的外交和军事渠道是不可能获得蒋介石的允许的。应当由总统直接向他提出要求。要是蒋介石一开始就加以拒绝,总统可以运用我们足够的讨价还价力量制服他。

戴维斯把上述建议的副本寄给了白宫的霍普金斯和柯里,希望他们俩人提请总统给予重视。2月,罗斯福正式要求蒋介石允许军事观察员“立即”去山西和陕西视察;他巧妙地避开了把这一地区称作共产党区域。蒋非常大方地同意为观察团“提供方便”,但补充说,观察团当然只能去访问那些在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区。

在蒋介石同意的基础上,中缅战区司令部开始拟订计划,不理睬那条毫无意义的限制规定。为了确保观察员不受主人的摆布,史迪威挑选了懂中文而且了解中国的人。他任命包瑞德上校为团长,谢伟思为他的政治助手。包瑞德中文极好,能用中文朗诵莎士比亚的长诗,和中国人用汉语开地道的玩笑。

史迪威本人对这件事情的兴趣,在于他非常自然地渴望与他认为有朝气、有明确目的军队取得联系。他对1937年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的振奋人心的胜利记忆犹新。从那以后,他和其他人一样,对共产党人活跃而又成功的游击战有了深刻的印象。1938年,八路军的参谋长叶剑英和他的同事们与他会面,在他头脑里留下了良好的记忆。史迪威还记得在缅甸战役失败之后,周恩来托人转来的话。周说:“我愿在史迪威将军手下服役,并服从他的指挥。”此话虽有些诙谐,可一向较真的史迪威心里一热。在舆论的种种责难中,这句话显得那么真诚,那么重要。他曾一度考虑让共产党部队以每一百人的连中配备20名的比

例来加强亟待充实的 Y 军。史迪威的部下多恩在与 Y 军参谋长肖毅肃讨论之后，放弃了这一想法。肖说，按百分之二十的比例配备，新成员在两个星期中就会把整个连变成共产党部队。现在史迪威明白了，只要蒋介石在位一天，军队的改革和战斗力的提高就无法实现。这一认识使他想要接触远方从未谋面的共产党部队的心情更加迫切。目前需要的是第一手资料。

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溃千里、龟缩到中国大西南地区的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南方游击队却日益发展。美国人看到将来反攻时，要在中国沿海登陆，必须要有策应才能减少损失。这个策应的力量不是国民党的军队，他们离沿海地区太远了，只能是中共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的民众。

军事观察团以“迪克西”为代号，准备 3 月启程，但又遭到委员长的阻挠。“迪克西”一词，出自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首流行曲《人们所说的迪克西是真的吗？》。歌词“迪克西”指的是当时美国造反的南部各州。罗斯福于 4 月重申了美方的要求，但仍未成功。这时，这个问题移交到了另一位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的手中。

问题越重要，就越不让最了解这一问题的人来处理，这已成为美国政府的一个特点。按罗斯福的想法，最好能自己亲自跑一趟，可他那站不起的脚令他望尘莫及。于是就找一个替身，而这样的替身，除了副总统还有谁能够更合适呢？

当中缅印地区司令部得知华莱士的访华消息后，他们要求授权华莱士“咬死”要蒋允许军事观察团去共产党地区访问。结果，这成了华莱士访华八天的惟一成就。而蒋介石的交换条件是撤换史迪威。

华莱士和蒋介石进行了四次长谈。蒋介石一再反对把中共说成是“农民民主党”。蒋说，他们无疑想要在中国掌权，实际上，他们“比俄国共产党还要共产党”。当华莱士提出允许军事观察团去延安时，蒋先表示拒绝，然后第二天又出人意料地推翻了自己的决定。这也许是希望以此换得罗斯福的相应让步。蒋介石长期以来一直希望摆脱史迪威和高思——这两个毫不留情地控制着来自美国的物资供应渠道的人。他在史迪威身上多次失败。这次他没有直接提出撤换史迪威，而是要

求总统派一名私人特使,使他可以不必通过国务院或陆军部与白宫直接联系,达到最后撤换史迪威的目的。这次由重新得宠的宋子文担任翻译,宋以其流利的英语,动人地描述了史迪威的“坏处”,以致这位对蒋介石谈不上什么同情的副总统,后来也承认:“他被处在不幸之中的人的呼声深深地打动了!”

在他们的劝说下,华莱士得出结论:史迪威必须离开中国。

第二次会谈,谢伟思也参加了,因为给华莱士介绍情况的文件是他起草的,他怕蒋介石反悔,鼓动华莱士趁热打铁,要求蒋介石重申他同意这样做,这样连续两次让蒋说出同样的话,总不至于再反悔吧。谢伟思见蒋介石显出一本正经的样子,而蒋夫人神色却不大对头……

6月28日,华莱士从昆明打电报给罗斯福,主张国共双方建立统一战线。这位还算清醒的副总统在随后给总统的汇报中说:“我们的态度应当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便使我们能在更有希望的领导人或集团出现时利用他们。蒋介石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笔短期投资。据信,他没有治理战后中国的才能和政治力量。战后中国的领导人要么从演进中产生,要么从革命中产生。现在看来,更可能是从革命中产生……”

与此同时,各领事馆听说派驻延安的使团即将组成,大家都想到那里去。西安领事馆的赖斯向高思提出要求。高思说不行,还有别的人能同共产党谈得来,他应当继续在国民党那边搜集情报。赖斯退休后说:“这就是我当时做事情。我就因此而侥幸没有受到清洗。”

延安向记者团敞开大门

延安的3月,乍暖还寒。延河水早已解冻,岸边稀疏的杨柳初露嫩芽。

1944年2月底,周恩来接到有关中外记者团21人要来延安采访的电报,怕路遇不测,立即致电重庆的董必武,请他安排龚澎和龙飞虎(时任重庆八办交通科长)陪送记者团来延安,以便沿途照料和提醒他们注意国民党封锁边区的工事。

果然，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西安一带国民党机关连日动员布置特务伪装成各种人物，准备沿途包围即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记者参观团，向外国记者制造种种伪证，以诬蔑中共。

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着急，连日打电报给董必武，对特务们的诬蔑之词要有思想准备，并随时予以揭露。

在等待记者团到来之际，毛泽东忽然想到远方的儿子——岸英和岸青。外国记者在中国随时都有危险，身处异国他乡的岸英兄弟如何了呢？毛泽东是个想到就要实行的人，他马上把孙平找来，对他说：“打开你的电台，替我发个电报到莫斯科，给我的儿子岸英。”

孙平调试好电台，问毛泽东：“说什么呢？”

毛泽东平日那一双灼灼的目光一下变柔和了，凝视着烟头上的火光，说：“你告诉他，他的所有来信都接到了，并且对他学习得好感到非常高兴。”

毛泽东说到“高兴”二字，自己也被感染得高兴起来。

岸英的小名叫永福，到苏联后取名为塞尔盖伊，爱称谢廖沙；他的弟弟岸青叫永寿，苏联名字为亚力山大。他们在母亲杨开慧被捕后，为免遭敌人杀害，由党组织送到上海，后托人将他们带到法国，共产国际派康生到马赛将他俩接到莫斯科。1937年之后，他们被送进莫尼诺儿童院。在这里的中国孩子有四十多个。最大的是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女儿蔡妮、蔡转，以及蔡畅的女儿李特特，林伯渠的女儿林玲玲、林莉等。七七事变后，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以及其他领导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相继从国内来到苏联学习。岸英寄给他爸爸的信都是用俄文写的，每次都得让师哲翻译。毛泽东颇感奇怪：“他为何不用中文写信？”师哲只好解释说：“他中文没有俄文学得好。”

毛泽东要他的儿子向学院领导和全体教师、向在苏学习的其他中国孩子转达他的真挚的问候。他要他的儿子不要为他的健康担心。他身体很好。毛泽东对他的儿子谈到了中日战争情况，说战争正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着。但是，中国人民是不会被打败的，因为他们顽强、坚毅、勇敢。全国的共产党员已达90万人，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力

量。其中在国民党控制区工作的,不下 10 万人,其余 80 万人则在前线抗击日本法西斯。

毛泽东要岸英在见到曼尼里斯基同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时,务必转告他们对他们的问候。并称:曼尼里斯基和季米特洛夫两同志援助了、并继续援助着中国革命。中国同志和他们的孩子能在苏联各学校受到教育和培养,都要归功于他们。

直到 6 月 9 日,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才来到延安。

这二十一人中,有外国记者六人:美联社的冈瑟·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和《纽约时报》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英国《泰晤士报》的哈里森·福尔曼、路透社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莫里伊·武道、塔斯社的普罗岑柯、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科马克·沙纳汉神父。

中国记者九名:《大公报》的孔昭恺、《中央日报》的张文伯、《扫荡报》的谢爽秋、《国民公报》的周本渊、《时事新报》的赵炳焱、《新民报》的赵超构、《商务日报》的金东平、中央社的徐兆镛和杨嘉勇。还有领队及随员六人。

他们是 5 月 17 日从重庆乘飞机抵宝鸡,按蒋介石的钦令先要访问非共产党区,先坐火车去了西安,再到王震的三五九旅,6 月 9 日才到延安。在他们抵达之前,周恩来已指导中央交际处就接待记者团的方针、日程、衣食住行等,一一做了周到的安排。当日下午,叶剑英参谋长设宴为他们洗尘。10 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礼堂设宴款待记者团,举行了音乐晚会。当时正值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捷报传来,各国记者兴高采烈,纷纷即兴演说。爱泼斯坦说的话后来出现在许多报纸上。他说:

“在同盟国家阵营里,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关闭起来,对于职业的新闻记者,也不应该有任何一个地方不让他们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全世界的眼睛。”礼堂里掌声雷动,每一个记者都欢呼这句话。爱泼斯坦继续说:

“延安这个地方很久以来是被关闭着的,这一次我们打开了一个缝隙,从今以后要再强制性地关闭起来是不可能的了!”掌声依旧,可神情各异,有的记者已经记下这句话,又用笔画去了……

12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央礼堂的客厅接见了记者团。他欢迎记者团的到来，祝贺第二战场的开辟，并回答了记者们对国内外形势的提问。会后，斯坦因首先提出要单独与毛泽东谈谈，毛泽东欣然允诺。但记者团领队邓友德坚决不同意。斯坦因不买账，邓友德也无奈，其他许多中外记者见势也挤了过来，纷纷要约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分别交谈。

其中有苏联的普罗岑柯。普在孙平的帮助下单独会见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向他谈了党的组织情况、思想教育、干部培养等问题。普罗岑柯提出应当考虑抗战胜利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培养干部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普有头脑，有见地，继续向他介绍了抗战形势，抗战胜利结束后中共的方针、政策和政治路线，战略意图；向他说明，即使抗战胜利结束也并非意味着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

普罗岑柯突然意识到什么，眼睛一亮，将身体更近地靠过来。

但毛泽东不再说话。

7月上旬，中外记者都提出要去八路军前线继续参观访问。但领队谢宝樵、邓友德害怕因此而扩大中共军队的影响，竭力阻止，但部分外国记者仍坚持要去。于是谢、邓采取分裂记者团办法，决定将全部中国记者拉回重庆。坚持反共立场的沙纳汉神父，也表示不愿再采访了。7月6日和11日，他们分别向周恩来、朱德辞行，于12日离开延安。大部分外国记者在8月底才走，并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根据地前线……

毛泽东、周恩来与谢伟思长谈

7月22日，由包瑞德率领的七名美国军官，以“迪克西”观察团第一批成员的名义到达延安。飞机在着陆时螺旋桨撞上了一块无人注意的碑石，但安然无恙。这反而使机场热闹起来。美国人满脸笑容地出现在机舱口，来迎接的叶剑英十分高兴：“我喜欢你们美国人。我们中国人碰到这样的事会觉得很丢面子。”

周恩来和杨尚昆也到机场迎接。周恩来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

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说明这次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来边区访问和考察，是对新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应把这看做是我们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正式展开，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我们外交工作的中心应放在扩大影响和争取国际合作上面。

延安《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社论。这篇社论经过毛泽东的改写，加进了许多重要内容：

“美军观察组战友们来到延安，对于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有重大的意义。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八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战的最重要战场。在这里，抗击了在华敌伪全部兵力的六分之五；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占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这种情形，一向为盟国朋友们所不明了。……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则从1938年10月以后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至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依然还是如此。……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我们相信，该组的战友们一定会对此间情况做周密的和深刻的观察，并对于双方如何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必能多所擘画。国民党想要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

到达延安的第一天，住宿都安排妥当，过了一会儿就吃午饭了。饭菜也算丰盛。周恩来向包瑞德举起一杯边区的土造酒：“英雄受了伤。我们认为你们的飞机就是英雄。来来，听说你把张发奎都给灌醉了，我看看你的酒量。”

包瑞德急忙摆手。对周恩来的才华和酒量他都早有耳闻，不敢造次。至于“灌倒张发奎”一节则事出有因：那还是战争初期，他在桂林出

席了一位美国将军为张发奎举行的宴会。张发奎有传奇的酒量，他常以显示自己的酒量把同桌灌醉为乐。忠心耿耿、尽自己的可能保护自己上级军官的包瑞德上校，这天晚上首先用大酒杯向张发奎劝酒。宴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张开始摇晃。他鼓起最后的神智反攻，轻轻敲了几下酒杯请大家注意，要求在座的中国军官每人用大杯分别向美国将军敬酒。包瑞德在这个致命指示还没有执行之前，站起来滔滔不绝说了一连串中国成语，转移了目标，巧妙地扭转了局面。从此，包瑞德的这一招成为社交场合令人羡慕的一手。

但今天不行，周恩来已约请他在饭后交谈，叶剑英、谢伟思也参加。

包瑞德特别欣赏叶剑英的风度，他总是麻利地进来出去。说话过程中，他可能偏爱自己的军队，但总的来说，介绍是客观的。后来，他听说史迪威将军可能来延安，和包瑞德单独谈了很长一个晚上。

谢伟思则更喜欢和周恩来交谈。他觉得同周恩来谈话，每次都是思想智慧的交锋，愉快得很。周恩来文雅、和蔼、机警而不紧张，不会使你提心吊胆，他幽默而不挖苦人或说话带刺，他能非常迅速地领会你的意图，但从来不在你表达遇到困难时显出不耐烦，“他自己思想敏捷而不要花招，他言行如行云流水而从不夸夸其谈。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设法寻找共同的见解”。

这就是周恩来。

那年1月，美国对华政策还没有决定之前，周恩来意识到问题关系重大，他曾对谢伟思说，他准备到华盛顿去，以便同罗斯福总统举行讨论，从总统那里直接获取可靠消息，看看到底同共产党有关的问题，美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可后来的赫尔利大使阻挠这个意图。

谢伟思问起周恩来，最近的国共谈判有何进展。

周恩来接过邓颖超送过来的茶，放在小桌上，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后说道：“国民党是利用谈判来捞宣传上的好处，主要是为做给美国舆论看；国民党是希望战争结束时能把共产党一举歼灭；这样下去，它会不断地衰落。”

“对此您可有高见？”谢伟思继续问道。

“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国共两党必须团结，国共之间存在的问题

必须从速解决。而要解决,只有国民党的统治人士立即放弃一党独裁政治,立即放弃削弱消灭异己的方针,立即实行民主政治,公平合理地解决国共关系。”

周恩来还就美军在太平洋的进展和美国未来对日的战略及中国大陆战场的重要性,同谢伟思交换了意见。谢伟思有一阵长久的沉默,想得很多。——战后,华盛顿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垮台了,谢伟思和其他几个“约翰”们——有远见的美国驻华外交官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以“亲中共”罪名革职查办,吃了多年的官司。30年后,谢伟思才能以平静的心情来回首当年:

“历史捉弄了我们。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策制定人没有领会周恩来和毛泽东向我们提供的权威信息的重要性。此外,周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可能认为从在华美国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不可靠的,因为我们的级别太低,同华盛顿的政策中心也距离太远——至少是在美国新派驻华大使赫尔利将军到任之后不久就同蒋介石取得了默契时是如此。”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林彪、陈毅、黄华等也都来走动,有时纵谈抗战形势,有时穿上本地人服装,挎上卡宾枪去黄土高原上猎获野味,有时在延安梨园里举行舞会。这给了包瑞德很深的印象:“周恩来和林彪舞步轻盈,毛泽东跳的曳步舞独具特色。无论哪位姑娘请他,他都跳,而且在夯实的地面上转起圈来相当灵活。”

但最长的谈话要数毛泽东与谢伟思了,长达八个小时。周恩来也在座。毛泽东主要谈国共关系。周恩来则阐明,对于美国来说,赢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而又避免内战的惟一办法,就是美国既支持国民党,又支持共产党。

“其实你们美国对我们也是有支持的,比如你。”毛泽东幽默的天性又出现了,他换了一支烟,冷不丁地指着谢伟思发笑。谢伟思摸不着头脑。

“我们乔老爷的血管里还流着你美国人的血哩。”

谢伟思这才恍然明白,毛泽东所谓支持是何意。去年,在重庆的乔冠华患了急病,急需输血,当时一般中国人并不了解输血,以为这是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给了别人。谢伟思从乔冠华的夫人龚澎那里知道乔